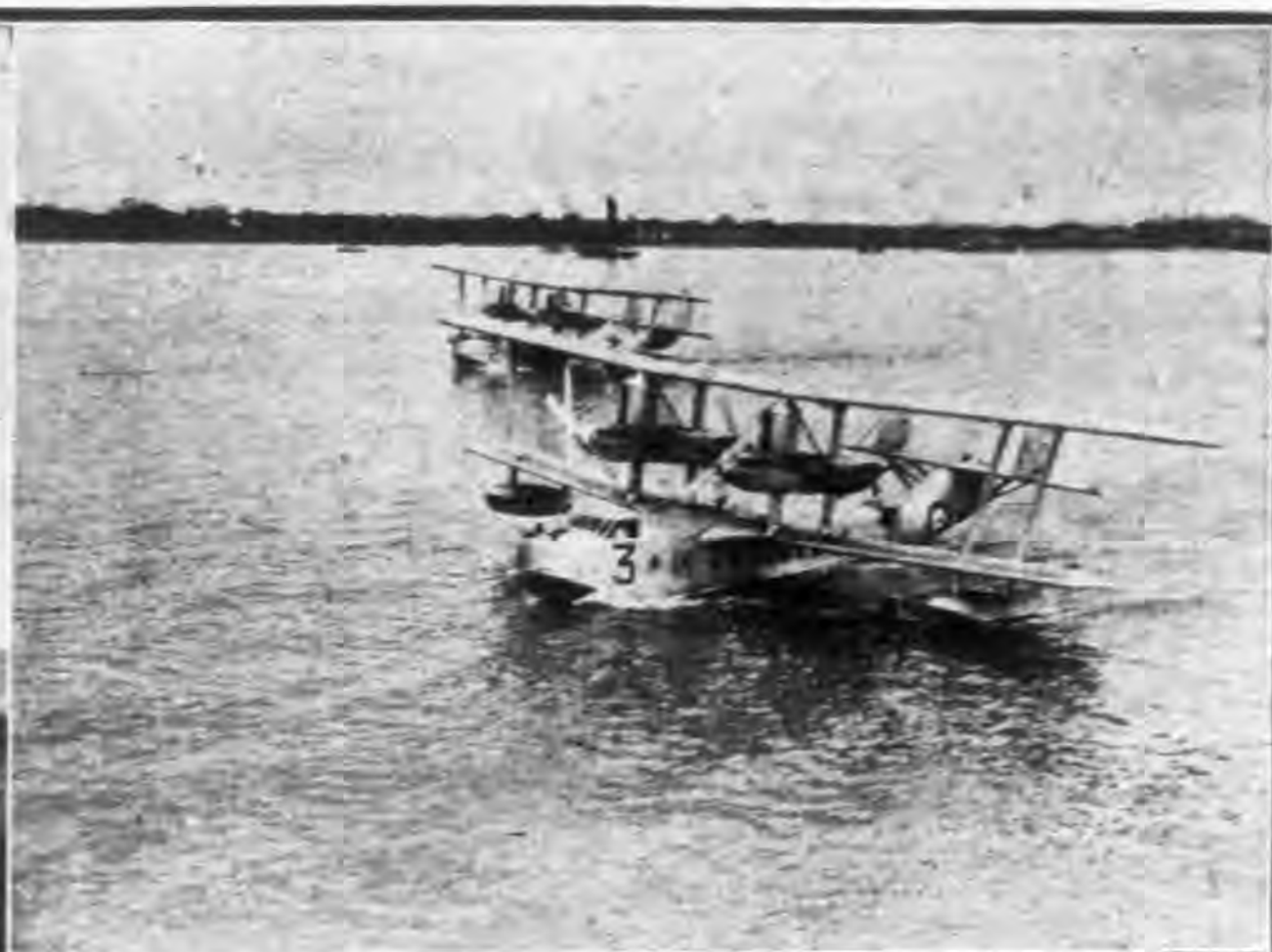


新 人

第廿七期
卷二





頭上。
候於漁市場碼頭為參觀者立於水面，右下飛機同時降落，右上圖為兩其司令施密斯表張廷榮歡迎上圖為市府代浦漁市場。左滬降落於楊樹飛行，最近過七千里之長途飛機兩艘，作英國皇家空軍

影。
其隨員合田夫婦與下圖為有下輪；右為有田氏。左下圖員等來滬其夫人隨十六日偕於二月二有田八郎駐華大使新任日本



本刊於三月一日起，至月底止，舉行特價，國內連郵一元二角，國外連郵三元二角。

週一論壇

日本暴力政變以後

寒梅

「二二六」日本暴力政變的發生，我們可以深信一九三六年的中日、日蘇、乃至整個世界的前途，更陷於非常可怕而慘淡的局面中，我們說牠是第二次世界大屠殺的前奏曲，也絕非過火之言。

日本的對華對蘇外交，軍外兩省，向來抱着兩種不同的見解，一是傾向於急進的，一是傾向於緩進的，急進的觀點認爲在此時而不征服中國，將來必難達到征服中國的目的；此時而不壓迫蘇聯，將來蘇聯第二次五年計劃完成後，更難於壓迫蘇聯；

所在站在大陸政策的基礎上而言，現在是絕好的大刀闊斧解決遠東問題的良機；同時軍部方面急進的少壯派，是出身於小資產階級以及一般的農民羣，年來日本受經濟恐慌之襲擊，縱然已奪得滿洲，及華北的特權，但發展之結果，於農民羣並無好處，而日本社會內層之不安與騷動，反日趨激烈，這當然要歸咎於大陸政策未充份發揮之故，所以軍部所代表的階層而言，急進的政策是刻不容緩的一件事，外務省以及內閣一般的意見，是代表了元老、財閥、實業家們的見地的，他們認爲日本財政之空虛，軍費無限制的擴充，而着着進攻中國，非但日本經濟有總崩潰之虞，而惹起了中國四萬萬

民衆深刻的仇恨後，於經濟侵略上一定有害而無利，而且一旦惹起戰爭，縱然有勝利的把握，但巨大犧牲的結果，是否有利，也不可必，因此主張：與其豪奪，何如巧取；與其急進，何如緩圖；因爲軍外兩省所代表的人民階層不同，對華對蘇外交的見

地亦不同，而對於國策之確立，當然常常有扞格不能苟同之處。這種現象相持了很久，縱然前曾發生刺殺犬養之舉，但政黨、重臣、財閥的勢力，仍然左右着日本的政權，這一點，當然使少壯派軍人感到萬分痛心一件事。

雖然由於軍部的策動，而召回有吉，任命有田，並且喊出了所謂「一元化」的外交政策，但此所謂「一元化」者，還是並不十分健全的一元化；所以此次日本暴力政變的起因雖然很多，尤其是相澤中佐的公判事件，但是根本的焦點所在，當然是對外交策的歧異所致。

岡田內閣之解體，以軍部及所謂「新運」有爲人物「爲重心的日本新內閣之產生，當然是必然的形勢，而今後日本對華對蘇外交之變化，更是勢所必然的事了。

老實說，中日外交至今日，本無所謂「外交」之可言，而且這形勢並不決定於今日，而早決定於三年前，不過我們以爲遠東的局勢在今後飛躍的突變中，縱然把中國逼上了最後的一條路，在中國，固然是「一個巨大的犧牲，非常的不幸，然而這難道是日本之福嗎？

在日本青年將校絕不顧慮一切的工作之下，「二二六」事件已完成了他們第一步的工作了，日本財閥實業家的代理人已流了第一滴的血了，繼這一滴鮮血而流的，怕是兩個民族，三個民族，乃至整個世界的大流血吧！

這形勢已決定了的，無法挽回，無法補救。這「二二六」事件是遠東乃至世界大屠殺的前奏曲啊！

主編 寒梅
發行 萬壽
總發行所 新入周利社
上海拉都路龍德郵六號
特約經售處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新入周利社 第二卷第七期 目錄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星期六)出版

新入畫報	日本暴力政變以後	寒梅
A 日本暴力政變中遺囑之高橋藏相(一幅)	國內 迎有田大使	正生
B 時事攝影(五幅)	小大 中蘇文化協會成立	荷生
C 首都寫真(四幅)	文化 出版界的清潔運動	獨秀
D 藝壇、建築(四幅)	國際 日本今後的對華外交	周佛海
動盪 日本暴力政變始末記	精神建設的意義和重要(下)	漢生
大亞細亞主義	鄉村小學的教材問題	家真
通訊 經濟恐慌下的聖吉爾	通訊 日本繼續俱樂部與國粹會	新子
軍事的力量(隨筆)	生活 沉默	蔣恭與
文藝 初春	實感 吐一口鮮血	樂子
藝 烽火中的兒女(長篇創作) 蔡希宗	實感 閉眼的腐化了	真真
		川奇山

特價一月

三月一日起月底止
國內全年連郵 一元二角
國外全年連郵 三元二角
郵票通用零售每冊四分

國民政府內政部申會登記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迎有田大使

迎有田大使

當我國駐日大使許世英氏赴日有期之時，筆者曾爲文送其行；今日日本駐華大使有田八郎氏業經於本年二月廿六日蒞滬，筆者自不能不爲文迎其來。

寫這送許世英氏行的文章，中日形勢固然萬分危迫，而寫這迎有田八郎氏來的時候，中日局勢更陷於萬分惡劣的境地，所以這兩篇文字絕無無聊的應酬性的意義在內，而是十二萬分悲痛的告白。

在這最近的二星期間，表面上中日外交，雙方都在停頓之中，沒有多大變動，而實際上，正是萬分嚴重急迫之前夜時的靜默，這靜默由有田八郎氏的來華而打破，而開展。

大家都說中日之間是沒有什麼「外交」可言了，外交官之存在，在今日也等於告朔之餼羊，聊以爲陳列點綴之具，設其言爲真實無誤，我們當然無話可說，不過事態無論到何種地步，人爲的力量，有一分可盡，總要盡一分的責任；正如病人垂危，羣醫束手

，而其家屬總須盡些不論科學或不科學的方法，聊可告無愧於天下。

筆者以爲有田大使除遵照其本國訓令進行一切談判外，尤應自動的設法認識中國與理解中國。這就是說，應該努力認識中國的現狀，理解中國人民的心理。是不是日本可以拿武力來征服中國的呢？是不是這泱泱國會永遠屈服於蕞爾島國之下的呢？日本軍部的估計可以於短期間內征服中國，是不是可能的呢？要知道不深刻認識中國的現狀而貿然一試，表面上是中國的存亡問題，實質上還是日本國命是否孤注一擲的問題。

日本以爲中國人最講究的是體面，因此東北可以放棄，「滿洲國」却決不會承認；冀東一帶可以放棄，冀東自治政府非取消不可；假定拿這種眼光來觀察中國，體認中國，由於認識估計之不正確，日本徒然完成自己悲慘的命運吧了。

有田大使可能爲日本効力的地方當然有他一定的使命，日本政府所賦予他的職權當然也有一定的範圍，有田大使縱然能認識中國，理解中國，於日本國策之決定，當然也

大眾生活

漢

大眾生活已自動停刊，閉都館審擬另易新名出版。

時代日報將改爲中型報，並自辦印刷所，三月十五左右，可出現其新姿懸於讀者之前云。

「花燭之夜」係徐蘇編劇，但徐君因攝製後之內容，與原作不符甚多，故不欲居編劇之名。

六藝月刊第二期已集稿付印，聞以後可准期出版。

星夜報因股款一時不易籌集，故停刊，而新報誠報，亦告流產。

南京文藝月刊耗資甚多，但據一般文藝界中人云：內容貧乏，未免冤枉。

時代日報副刊「小軍人」，因主編萬國安稿未續發，宣告停刊。

很難有所轉變，不過，這工作，爲日本的前途計，爲一個有識的外交大員計，是應該充份地注意到的。

筆者不必預先說明今後中日外交會陷於怎樣嚴重的地步，好在全世界的人士都預感着，有遠識的有田大使準備揭開這序幕呢？還是想作最後的懸崖勒馬之掙扎？（正之）

中蘇文化協會成立

中蘇文化協會成立於去年冬，上海分會成立於三月一日，在中蘇文化溝通的一點上，這文化協會之成立，不無相當的意義的。

我們不能否認十月革命後的蘇聯，其政治、經濟、文化之發達，都在中國之上，固然蘇聯革命後的環境、遭遇，都與中國不同，但是蘇聯全國人民對於黨的擁護之真誠，與進行建設工作之熱烈，却非中國人民所能望其項背。

以文化一端而言，不論教育、出版、電影、戲劇、新聞、電播等，在過去的十年間，蘇聯已有不少驚人的成績表現於全世界人士之前，而物質建設成績之優異，在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完成中，已給我們一個事實的證明了。

中蘇文化協會之成立，以溝通中蘇文化爲職志，這當然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一件事，現在提出兩點意見，和主持中蘇文化協會的諸君一作商討：

第一，我們希望中蘇文化協會能名副其實。年來我國的學術文化團體，風起雲湧，如雨後之春筍，要人名流所領導的固然很多

，而青年有志之士自動成立的，也不在少數。可是團體雖多，作用毫無，往往甫經宣言成立之時，也不管壽終正寢之日，於國於民，絕無裨益可言。所以筆者希望中蘇文化協會成立以後，能切實擬訂工作方案，按步實行；量財力人力之大小，定方案工作之目標，不好高騖遠，但求實事求是，能有一點一滴之貢獻，則斯會之成立，已不虛矣。

第二，過去蘇聯之對外宣傳，往往誇大而虛妄，這是一個不可諱言的事實，倘使中蘇文化協會成立後，不切實工作，介紹一點真實的事實，真實的文化，而反一變爲蘇聯的宣傳機關，那麼我們不僅對於該會完全失望，而且這會的成立，也將感到是一件多餘而愚妄的事了。（荷生）

出版界的清潔運動

中國國難日深，憂時傷國之士，都想在這存亡絕續的前夜，整頓陣容，準備一個民族生存的嚴整的陣線，由這一個觀點的出發，出版界的清潔運動這口號也就高唱入雲。

我們深信在這爭民族生存運動的前夜，陣容的整飾，統一戰線的完成，是不容稍加疑慮的事，以中國目前漢奸之衆，毒害大眾的刊物之多，政治方面沒有一個打倒漢奸的運動，出版方面沒有一個清潔運動，中國的救亡陣容決不會嚴整的建立起來的，中國的民族生存運動決沒有絲毫希望的。

我們希望出版界的清潔運動由出版界自動的起來幹，自動的起來肅清，要知道出版界的清潔運動是民族生存運動的先鋒工作。（荷生）

大滬晚報之副社長爲前國立暨南大學訓育長李恩強，該報副刊編輯，聞有姚蘇園黃敬齋兩人中擇一担任云。

本市定期刊物停止發行者，有二十四種之多，若「動向」、「生存線」、「第一線」等，均在停刊之列。

郵翰齋又有出國赴俄之說，聞因接到蘇聯匯到之大洋一萬元，因又可赴俄大吃白麵包與牛油。

黑嬰舞與至今勿衰，與梁氏姊妹尤稱莫逆。

迄季方與姚蘇園等，擬另創一小報，名稱及出版期均未定。

中蘇文化協會上海分會及上海市筆扎學會，均於三月一日在滬成立。

社會日報編 曹聚仁最近致函上海市黨部三常務委員，自承係中國國民黨黨員，三民主義信徒，平素爲黨宣傳至烈，但不爲同志所諒；言下半驕滿腹，頗有未見重用，深引爲憾之意云。

日本今後的對華外交

獨秀

此次有吉大使之被召回，有田大使之來華，一去一來之間，他的意義當然在對華外交積極性的飛躍的推進，據電通社訪員的消息，此次有田來華，他的根本

方針有如下列五點：

- (一) 始終以廣田對華之原則為根本方針，進行建設的對華政策，南京會議亦以此三原則為基礎，且出示符合此三原則的具體方案，使華方知其調整國交的歸趨；
- (二) 當三原則具體化的時候，考慮華方的立場，漸進的且實質的解決各項問題；
- (三) 依據上述二項原則，進行經濟的文化的對華積極援助，且於互惠主義之下，表明日本在東亞之經濟的文化的使命；
- (四) 中央部與駐外者共謀對華政策的一元化，務使華方不誤解日本的真意；
- (五) 華北問題，內蒙問題，因其於實現中日「滿」三國之提攜，至關重要，故擬從速圖謀解決，且使華方認識華北問題對於中日國交調整之重要性。

有田挾了上述這五大方針，顯然是要把中國淪為保護國，而內蒙、華北等地帶，不待說，首先要把他造成為「滿洲國」第二，至少牠的實質上要完全相等。其他則不妨逐步進行。

在有田大使剛踏上中國的上海時，東京暴力政變的事件却已振動了全世界，第一師團第三聯隊的三千士兵，竟擄去肩章，佔領各重要公署，及各顯官之公邸和私邸，高橋藏相、渡邊教育總監、齋藤內大臣等被害，而鈴木侍從長等則受重傷，這一次的慘劇，他的真實的原因果然是「五、一五」事件的延續，因相澤事件公判後，日本的青年將校，在鄉軍人等，早有不穩的企圖，滿井中佐以特別辯護人的資格，要求審判和永田鐵山橫死有關的元老西園寺，重臣齋藤實，牧野伸顯，三井財閥領袖田成彬等，但是這請求為島田檢察官所拒絕，雖然第一師團之第三聯隊旅團長兼裁判長佐藤少將等，却允許了林大將的召訊，但經過秘密審訊後，重臣即欲結束此案，將相澤處刑，可是青年將校們大為反對，左藤少將等甚且要奏請召訊真崎前教育總監，重臣等恐內幕揭露，乃迅即下令將第一師團調赴滿洲，廿五日，真崎受訊，事件當然牽涉更大，於是廿六日晨的暴力政變便急遽地發動了。

「五、一五」事件之所以發生，乃至「二、二六」事件之所以延續爆發，在表面上，似為少數青年將校，法西斯少壯軍人派的官途升沉問題，可是癥結所在，當然還在對華對蘇的外交政策問題，急進的青年將校決不會滿意於重臣，元老，財閥，實業家們的緩進的企圖，他是代表着小資產階層和農民階層的利益，在祇有財閥有利的外交路線之下，而大多數貧苦民衆更陷於窘迫的狀態之下，他們是要求急進的征服中國，壓迫蘇聯，實現田中的大陸政策，以為非如此，不足以應付非常時的日本國難，而反對一切重臣們的緩進企圖，更是一個基本工作。因此要鎗殺肅軍的永田軍務局長，更要因反對相澤之處刑，而索性來一次徹底的暴力政變運動。這暴力政變事件，不僅解決了相澤的處刑問題，而且根本剷除了元老、重臣、財閥的禍根，而強固地建立起法西斯的極端派的政權來。所以「二、二六」事件以後的日本新內閣，我們決不信元老重臣再會抬頭，更不會與財閥元老等有密切關係的宇垣一成大將的上台；即使荒木，真崎等組閣不致實現，至少以後新內閣一切軍事、外交的路線，是遵循着極端派的急進的路線的。

所以有田挾以俱來的五大方針，縱然不致有根本的變易不過強固的執行，是勢所必然的事；而在中國製造些恐怖的事件，釀成中日間各種險惡的形勢，以便短期間內實現巧取豪奪的種種野心計劃，那是可以毫無問題的會出現於最近的將來的。

日本暴力政變始末記

「二、二六」日本暴力政變事件，他的意義之重要性。不僅在日本是權力中心的一大轉變，而且影響到中日、遠東，乃至世界的關係，至深且鉅。現在筆者根據各報電訊作一系統的報告，也許這報告會變成第二次世界大屠殺的第一頁吧！(達生)

二、二六的拂曉

在本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拂曉，大概上午五時左右吧，駐紮在日本東京第一師團第三步兵聯的三千士兵，在香田清貞大尉等率領之下，發動一次日本空前未有的暴力政變了。這第一師團的士兵，原都祇發給空鎗，最近因為要把他們調到滿洲去，才發給了實彈，不料這實彈却先用作了國內暴力政變的火藥。

這三千士兵發動以後，佔據了下列各處公署和顯官的官邸與私邸：

- A、內閣辦公處；
- B、內務省；
- C、岡田首相之官邸；
- E、高橋藏相之私邸；
- F、渡邊教育總監之私邸；
- G、齋藤內大臣之私邸；
- H、鈴木侍從長之官邸；
- I、西園寺公爵之私邸；
- J、牧野伯爵之私邸；
- K、東京朝日新聞社。

岡田首相傳死仍生



叛兵攻進了岡田首相的官邸，恰和他的妹婿松尾大校也住在官邸裏，而貌酷似岡田，叛兵誤以爲真，遂加鎗殺，暴動隊佔據了這官邸，以爲總部；岡田這時居然仍躲藏在這官邸內，直到二十七日早晨，始設法逃出，逃出了以後，仍嚴守秘密，恐怕叛兵知道後，仍欲加以迫害；但日皇及首腦部諸人物，當然已經知道了。到了二十八日，岡田代理首相後藤，代向日皇辭職，未蒙照准；二十九日，岡田入宮覲見日皇，內閣布告後藤免代理首相之職，仍由岡田復職；岡田未死之訊，於是傳遍了全世界。

高橋藏相不幸殉難

年逾八旬的藏相高橋，在這次軍事預算中，爲了日本財政的空虛，對於無限制的軍費擴充，曾經公開提出激昂的反對論調，却不料這反對論調的反響，却是叛兵們殘酷的彈丸。在



二十六日早晨，叛兵衝入藏相的私邸；那時，高橋在睡夢之中驚醒，這鬚髮皆白的老年竟受無情彈丸的殛殺了。大概那叛兵們很有把握這位老年人不必等待他立刻斷氣的，打了兩鎗後，叛兵就離去了，可憐這老年人挨了十數小時的痛苦後，才瞑目而逝。所以日本陸軍省在二十六日午後八時十五分鐘的公告，這位老年人還是負重傷。可是這公告在數小時後，就變成錯誤的記錄了。

高橋在被刺的幾個人中間，要算是最重要的一位了。所謂「日本財界更生之國寶。」所以逝世的音耗傳出後，政界和財界的人們，紛紛前往弔問；在二十七日下午，召集高橋的親族會議，討論決定葬期。

渡邊教育總監當場斃命



叛兵攻進了教育總監渡邊的私邸，當場把他鎗殺，傷重殞命，這時恰好有送報的小兒目睹這一齣悲劇的演出，立刻以電話通知報館，報館才知道國內的暴力政變突然發作了。

齋藤內大臣遭難



叛兵攻入齋藤內大臣私邸後，即予鎗殺，當場斃命。

鈴木侍從長遭難



叛兵攻入鈴木侍從長官邸後，猛加鎗擊，鈴木重傷，經過了十數小時痛苦的掙扎，乃與世長逝了。

西園寺公爵得訊先避

日本元老西園寺公爵，當然是叛兵痛心疾首的一位，他在日本，是元老領袖，一切日本重大的變革，日皇

論專

精神建設的意義和重要(下)

周佛海

然而社會道德，却正相反的不獨沒有向上，而且日益墮落。我不是說以前的社會道德，如何高尚，如何理想。我只說世風日下，以前

雖然不好，現在更加不好罷了。留學時罵人貪污的人，一日有了機會，比他所罵的人要貪污十倍；沒有當局的時候，風當局因循敷衍，一旦上台，其作事之不認真，不負責，要爲他的前人，自贖不及；批評別人爭權奪利，不顧大局的人，遇到自己利害關頭，竟可犧牲民族，不顧放棄私利。其餘虛偽、狡詐、傾軋、排擠、徇情、推諉、逢迎、浪漫、淫靡等現象，日甚一日，幾至視爲當然，不以爲怪，不以爲恥。這些都是事實，不必詳述，只要留心觀察，到處都可看見。這種風氣，誰能說不是亡國的現象？如果不立即努力改變，一切問題，實在都無從談起。這便是本文在精神建設中，專論道德建設的第一個理由。

再論第二點：知識是一種工具，他本身是沒有善惡的，可以用以爲善，也可用以爲惡。所以我們萬不能以爲只要有了優越和豐富的知識，人羣一定可以得到福利。如果用之不得其當，知識愈優越，愈豐富，人羣所受的害就愈大。科學發達，是一件極好的事；如果我們利用科學，去發達社會的生產力，去增加社會的財富；科學對於人類，才能說是有貢獻。如果利用科學，去發明殺人的武器，科學就應該受詛咒了。這乃是很正確的道理。中國幾十年來，知識確有進步，上面曾經說過。那麼，民族的地位，應該因知識的進步而提高；國家的危難，應該因知識的進步而減少；社會的福利，也應該因知識的進步而增加；誰知結果適得其反。知識越進步，民族、國家、和社會的情形，愈益惡劣，愈益危險，愈益不堪聞。我們政治科學的知識，雖然進步，而政治現象，並沒有多大的改進；我們經濟科

學的知識，雖然進步，而社會經濟愈益衰落；我們自然科學的知識，雖然進步，而物質的生活，愈益窮困；推究他的原因，一方面因爲沒有將知識用對好的方面，同時別方面且濫用知識去作奸惡科，舞弊營私。駕駛飛機，在國難嚴重的現在，當然是極可寶貴的知識和技能；然而却有人利用駕駛飛機的技能，運紅丸嗎啡。法律知識，在力求國家法治化的現在，當然也是人人應該具備的常識；然而却有人利用法律知識，去敲父母的竹槓；能寫幾個字，就寫恐嚇信；懂得會計，去造假單據。諸如此類，因爲知識越高，作惡的本領越大的事實，實在不少。幾令人有一切罪惡，假知識以行之惡。王陽明所謂：「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其名稱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似爲不如是，則不足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真不啻爲現在寫照。如果照這樣下去，知識就不斷的提高，不斷的増加，不僅於國計民生沒有好處，而且將使社會愈益紛亂，國家愈益危險。難道這都是知識本身的不好嗎？實因爲缺乏一種保障知識不被濫用的條件。這種條件，便是道德。這便是本文在精神建設中，專論道德建設的第二個理由。

道德的建設，應該有怎樣的具體目標？換句話說，就是我們應具有那幾種美德？這個問題，等到後面詳細討論。現在要指出的，就是我們現在所要建設的道德，不僅是消極的，而且是積極的。

「恢復民族固有道德」，我們常常聽見這個呼聲。單只恢復民族固有道德，是不是能達到我們所謂道德建設的目的？換句話說，是不是能夠滿足現在的需要？這確是要考慮的問題。祖宗遺留的各種美德，自然應該發揚光大；然而一方面發揮道德的民族性，同時不能不承認道德的時代性。中國現在

，無論那一方面，經濟建設、政治制度、以及社會組織，都要努力現代化；同樣，我們的社會道德，也要努力現代化。在民族性的基礎上，加以時代性的成份；換一句話說：一方面不要忘却民族的要求，別方面能夠滿足時代的需要，才能達到我們所期望的道德的建設的目的。

我們的民族，本來是非常重視道德的。在過去幾千年的歷史記載中，不單是充滿了關於正心、誠意、養性、修身的教訓，而且有不少的賢哲，躬行實踐。在才和德的兩個要素中，我們的民族特性，是重德甚於重才的。不過過去關於道德的教訓和修養，除少數例外，大概是偏於消極方面的。本來中國道德觀念的正統思想，當然是孔子的學說。而孔子的中心主張，原是「中庸之道」，決非偏重於消極的。因爲後世學說駁雜，和時代演變的結果，遂漸漸以消極保守爲重。因此遂養成我們民族的一種特性：只在訓勉人有所不爲，不是鼓勵人有所爲。經濟方面，注重節慾，而不注重發展生產；政治方面，注重減政，以「政減刑輕」爲盛世。秦始皇、漢武帝，被史家批評爲好大喜功；商鞅和王安石一類的人，不獨當時身敗名裂，後世還受指摘。所以道德方面，也只注重「潔身自好」「獨善其身」的功夫，雖然，一介不取，然而也「一介不與」。至於殺身成仁，慷慨赴義的志士仁人，雖然也史不絕書，但是理想的道德標準，却只是無爲、淡泊、不趨炎、不附勢、不爭權、不奪利、不損人、不害物。總之，道德修養的目的，在養成一個與人無競，與世無爭的品行端正的君子。這是中國道德的特色。這樣的道德標準，是不能適應現代的潮流的。所謂不能適應，不是說他根本不對，不好，而要去打倒，乃是說他不夠，不足，要加以補充。換句話說，就是固有道德的現代化。現代所要求不單是潔身自好的君子，而且要是見義勇爲的國民。一個人不能潔身自好，一定不能見義勇爲，所以消極的道德不是不對的；但是，潔身自好的人，不必一定能夠見義勇爲，所以消極的道德是不夠的。「一介

大亞細亞主義 家頁

近幾天來，有一位所謂提倡「大亞細亞主義」的日本松井大將，到華南各地去訪問胡展堂鄒海濱諸先生，大談其「大亞細亞主義」，並且，他還說孫中山先生也是提倡「大亞細亞主義」的有力者，祇是中日兩國迄今沒有討論到如何實行「大亞細亞主義」的辦法，所以他便好似負了這個使命，才走到中國來的。

這正是松井大將的苦衷了，他爲了中日國交的日趨惡化，他便說這是「中日兩國皆因發生一誤會」，所以對此「誤會」實有彼此解釋的必要，那麼這「誤會」兩字，大概也就是「大亞細亞主義」者可把過去以飛機大砲來掠奪他人土地的事實，在解釋「誤會」的東亞和平聲中化爲烏有了吧？他還說「在中日兩國國民的感情上，也是增加兩國交困難的一大原因」，所以這位松井大將更要提倡「大亞細亞主義」了吧？假使在中日兩國實行「大亞細亞主義」的呼聲下，中國人民就可以在他人強力的威脅、無窮的豪奪下發揮這「東方文化、東方道德、以貢獻東亞和平」的王道精神了嗎？假使中國人民還沒有患上「白癡」，恐怕對這松井大將所提倡的「大亞細亞主義」終沒有了解的

一日吧！

同時，我們也沒有健忘得連中山先生所詔示於我們的「大亞細亞主義」也忘了呵，當中山先生在一九一四年，正是巴爾幹的火藥庫爆炸的那年，他在日本有過一次公開演講，所講的題目就是「大亞細亞主義」，但當他提出這一個「大亞細亞主義」的時候，也正是日本維新後三十年，國勢日漸強盛，接受了西方帝國主義文化的當兒，所以中山先

生很鄭重地說明亞細亞在三十年前會是一個沒有獨立自由國家的大洲，而如今日本的維新運動剛把日本拾頭起來，那麼在亞細亞的東方民族正該協力互助，共謀亞細亞人民的自由幸福，而抵禦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侵進。所以照中山先生所說的「大亞細亞主義」，決不祇是謀亞細亞國家的共同福利，並深深地要防止霸道文化來破壞了東方固有的王道文化，那麼「大亞細亞主義」決不是巧取豪奪的，是濟弱扶傾的；決不是帝國主義的、武力主義的，而是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的。那麼中山先生的「大亞細亞主義」和日本松井大將所謂的「大亞細亞主義」的精神，豈非南轅北轍？

還記得，當中山先生在日本演講「大亞細亞主義」的末後，有這麼一段話：

「提倡大亞細亞主義的目的，是爲亞洲受痛苦

的民族，要怎樣才可以抵抗歐洲的列強民族，簡而言之，就是要爲被壓迫的民族來打不平的問題。其實，受壓迫的民族，不但在亞洲專有的，就是在歐洲境內也是有的；行霸道的國家也不只是壓迫外洲和外國的民族，就是在本洲以內也是一樣的。我們講大亞細亞主義，便是以王道爲基礎，是爲了打不平。美國學者對一切民衆解放運動，視是文化的反叛，而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衆平等解放的文化。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文化，但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那由你們自己來審慎的選擇了！」

在二十二年以前，中山先生就對日本有了這麼的一個估量，那麼到今日，日本究竟竊取了中山先生的「大亞細亞主義」沒有？日本究竟有沒有把握了東方固有的王道文化？這是無用說明的了。但在

「滿洲國」的氛圍中却時常聽到一般東亞的浪人和漢奸在狂吠着什麼王道的文化，要是王道的文化一定要在「滿洲國」一般的方式中才可以實行的話，那麼日本所提倡的「大亞細亞主義」，怕就是要把中國全盤「滿洲國」化以後，才是王道文化實現的時候吧？我們時常聽到日本人在喚着中日親善，中日「滿」合作，那麼「大亞細亞主義」者就是要把中國全盤接受了日本的「親善」辦法以後，才是亞細亞民族親善的表現吧？所以，當中山先生發覺了日本接受了西方的霸道文化後，便鄭重地昭告日人以「大亞細亞主義」的真義，但到今日日本畢竟做了西方霸道的鷹犬呢？還是做了東方王道文化的干城？

所以，歐美人士祇承認日本在實行「東亞門羅主義」的封鎖政策，決不是在實現「大亞細亞主義」之真義！要是，日人再要這廬內廟當有地喚着東亞和平，怕這一個東亞的王道民族，爲了爭王道，就要顧不得一切的犧牲了吧！

如今，日本國內的霸道典型的少壯軍人，居然掀起了「一個昭和史上空前的暴力政變」，那麼以後日本政局的演出，外交的急進，怕更要利用「大亞細亞主義」的這塊招牌演出更霸道的略奪方式了吧！

所以世界上儘有許多好聽的名詞，但儘有許多人借了好聽的名詞在做着最不好聽的事，當中山先生喚出了「大亞細亞主義」，原想使亞洲的民族能真正地以平等友善的方式，共謀亞洲各民族的獨立自由，而如今日本的大將會借了「大亞細亞主義」的名詞在做着霸道的遠夢，那麼以今日日本氣燄之高漲，比諸一九一四年的德意志，正是同一典型的兩個產物了！怕日本的「大亞細亞」霸王的迷夢，也要像德意志一般的成了泡影，那才正是這一個東方「王道」民族的不幸了！

鄉村小學的教材問題

新子

鄉村小學教育的重要，自黨政當道以至一般稍有知識的人，莫不異口同聲的承認；並且都大唱「建設鄉村教育」的調子。不過「建設鄉村教育」的一句話，談何容易？有了充分的經濟和上下一心的努力，經過若干年的苦心經營後，才有幾分的成績可獲，決非一經提倡就可成功的那樣容易。並且我國鄉村教育，到現今也有二三十年的歷史，可是效果殊鮮，徒然白費財力人力。所以鄉村教育實在有改革之必要，並且改革的聲浪也傳遍整個的社會了。鄉村教育之失敗，已無掩飾之餘地了，失敗的原因固然是各方面的，然其樞紐却在教材的不合乎鄉村的需要。普通小學教科書的作者，差不多都是居住於城市中者多，他們對於鄉村情形非常隔膜，從未想到呆板板的把繁華都市情況搬到鄉村里去，不但於建設鄉村毫無裨益，反而引起了他們想到都市里去過安閑的生活，形成現在鄉村凋敝，都市膨脹的畸形狀態，關於這一點，莊澤宣先生在他的

如何使新教育中國化一書里，也說過這樣的幾句精警的話：「從社會情形看，受過教育之後，不特沒有好處並且有害處，據我所知道的，有許多農民在鄉村未受教育之前，還在鄉村耕田，一旦受了教育之後，便連田不耕，有些連家也不願意回去了……」。那就是說：鄉村里的受教育者，他們從教本上或教師的談話中，知道了都市上的生活是如何的繁華舒適，鄉村里的生活是怎樣的艱難辛苦，所以他們只想脫離鄉村而到都市裏去。這種引誘力最大的要算課本上所講的一切了。並且現在坊間所印行的普通小學教科書之缺點尤多，更不適合於鄉村教育採為課本。第一個缺點無鮮明之目的與適當之標準；第二個缺點是不適合於本地生活；第三個缺點是不合乎鄉村的需要，所以此種課本若用作鄉村教育的教材，不但無益。而且有害。我以為欲顧到鄉村的需要與繁榮，在鄉村教育的教材方面，非徹底的改革不可，為什麼呢？因為現在所採用的課本，都是離開鄉村太遠。然則標準化的鄉村教育課本究應如何？這是值得大家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我人研究鄉村教育者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對於這樣重要的問題，敢以個人管見所及，談談標準化的鄉村小學教材如次：

第一、必需適合鄉村的需要。城市與鄉村的生計既不相同，則教材亦宜隨之而異，始合乎理想。現在鄉村所需要的，是農業的常識，如改良耕種方法，怎樣除去害蟲等等的切要知識，試觀普通小學教科書，那一本有具體提倡農業的方法？對於鄉村教育，自然貴乎農業知識之灌輸，使學其所用，以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促進農業的生產。

然而我國幅員廣大，交通不便，各地風氣，自不相同，西北情形，未必適合於沿海諸省，沿海諸省情形，亦未必適合於西北，風土不同，則教材亦宜各異。（按我鄉村教育最好的教材，要算定縣平民教育促進會所編著的。）

第二、要明白通俗而大眾化。現在坊間所流行的課本，不是內容過於空虛，就是偏重理論，不易了解，均非所宜。尤其是際此農村崩潰國民經濟破產的今日，一般人那有餘資送子弟入學校，以研究高深一點的學問。所以鄉村小學課本，均宜淺顯通俗，以收事半功倍之效。若只作高深之研究，兒童難於了解，那就等於浪費。試觀全國小學所採書本

，大抵多為商務中華世界三家所出版者，因為三家所謂編著小學教材者，又多是居住城市，鄉間情形未克熟悉，所以所言都是關於都市事物的。例如電車汽車，在繁華的上海市，每個兒童都可親眼看到，如在偏僻的鄉村里，就很難見到實物了。徒作紙上之空談，在學者，也只有玄疑的幻想。這，對於他們自己，對於建設鄉村，又有了什麼裨益呢？

第三、注意公民人格的陶冶。國家努力於國民的教育，其作用與內容雖是千頭萬緒，然而單說起來，總不外乎造就真實的人才與健全的國民，得使個個國民具有最低限度的自立的能力，與完善的品格。所以鄉村教育，對於品格的陶冶，尤要特別注意才好！像我國這樣的國家，每個國民應該富於革命思想，而無消極思想，尤其對於民族國家意識，必需深切的列入每個國民的腦海中，庶可談到救國。不然，任你喊破喉嚨，他們仍是不知民族國家為何物？依然做出許多壞事，只圖一己之利，而不惜置民族國家於危亡！過去對於公民品格的陶冶是太忽略了，今後應該多多注意，亡羊補牢，尚未為晚。

第四、注重現代常識之灌輸。要做一個現代的國民，就必需具有現代國民應有的常識，此是千真萬確的。我國因為教育不發達，國民思想都很守舊。小學教育為國民的基本教育，對於兒童的薰染是最有密切關係的。因為兒童的判斷不定，所謂「近墨者黑，近朱者赤」是也。換句話說：一切教科書合乎科學之原則，而無荒唐之神話，使兒童的活潑思想，不為神話而誘入神祕之迷途。所以書本上力忌神話的故事，尤忌迷信的口吻。

關於小學教材的研究和探討，與鄉村教育有莫大之關係，希望教育家們多多指正，則感謝不盡了。

二五、二、廿五作於北平師大。

經濟恐慌下的聖吉爾

蔣恭輿

華僑、土番、奄奄一息

聖吉爾(San Sir)是南洋羣島中的一個小小的火山島，地屬荷蘭；除達崙那一埠有荷官鎮守外，餘皆自設酋長。氣候炎熱，輸出品有椰子，荳蔻等，居民除土番外，華僑居多。

大市場設在達崙那，每逢星期一、四、六開市，謂之市日(Market Day)。到市日時候，各內埠的人都聚集在那裏貿易，所以生意便熱鬧起來了。市場的地盤雖是公開的，但實權却是落在華商手中，因為日商、荷商，及阿刺伯商，只不過零星幾個而已。

該地土番，除一小部份以勞力來換取他們的低級生活以外，多半是靠著土產為生。自不景氣的氣氛佈滿了世界後，土產一落千丈，整個聖吉爾便墮入了深淵裏去，奄奄一息，處處都暴露着大崩潰到臨的現象。譬如，荳蔻每石的價額由八九盾跌至四盾；椰子由十二盾左右跌至二盾三角，甚至一盾七角半。由椰子變成椰子所用

的種種手續費，每石將近二盾，自然就沒有做虧本的生意的架伯了，因此做椰商的只好把原有的椰子堆積如山的擱在棧房裏去；而未收的椰樹，不得不讓牠們自結自落。擁有數萬株的椰園的主人也只能長吁短嘆，無法補救了。雖然要把椰園廉價地抵押於銀行，銀行也不要。這樣，怎不釀成民不聊生的慘狀來呢？

在該地經商的，不消說，是全靠著土番的貿易的了。土番既沒錢買白米，只好以該地所產的砂殼米(Sand Rice)，玉蜀黍，薯薯等來代飯充飢。又

因為土番的購買力極其微弱的緣故，影響到商業的冷淡了。平時，一間店舖在市日時，一日內的現洋交易能收到三百盾的，現在却只能收到二三十盾而已；因此，商業便自然崩條起來了，而在該地經商的華僑，也就與土番遭受了同樣的危運，終日在黑暗、痛苦，而無絲毫希望的深淵中呻吟着。

三皇牙膏

風行全國，大衆歡迎！



祇須購買
一支就有
一千元之
希望



注意封蓋
完整及錫
管內贈券

全國各埠
均有經售

中國化學工業社出品

(有179)

現代最進步之補血特效劑

人造自來血

血液周匝全身，無微弗屆，凡全身一切生理所需之供給，如消化器採取之營養分，肺部攝取之養氣，均賴血液以輸送。是以血足則身體強健，血虧則身弱多病。人造自來血，為近代最進步之補血特效劑，功效準確，按日調服，必能返弱為強，立致健康。

五洲大藥房發行

日本的縱橫俱樂部與國粹會

行之

沿革、綱領、和工作表現

日本的右翼愛國團體除前所介紹者外，尚有十數個，均係屬於國粹主義者的，茲再從繼皇遺教會而起的縱橫俱樂部說起。縱橫俱樂部創立於大正八年六月，其主要綱領如下：

- (一) 將日本國體原理闡明，以期皇道主義傳布於世界。
- (二) 組織世界經濟聯盟，以期實現人類共存共榮之目的。
- (三) 基於人類共存共榮的大義，以期撲滅偏狹的思想。
- (四) 將現社會混沌的病根剷除，以期社會秩序之安寧。
- (五) 融合東西文明，以圖純美純善文明之創造。

從上舉的綱領看來，也未嘗不宜冕堂皇，但是該會的作用究竟如何呢？這不必我們加以說明，從下面所記的事實中，就可以體會得的。該會份子大多早稻田學生，創立時，適早稻田大學等社會主義思想發展得非常利害，此種思想且已進而浸透到了各級的社會層，使當時日本的社會基礎，根本起了動搖，因之該會成立後，第一聲口號即喊出社會主義思想的打倒；大正十二年，由縱橫俱樂部的主義為中心，推青柳篤恆教授為領袖，組織了一個所謂軍事研究團，當該團成立時，陸軍次長等亦均到會參加，一時頗形熱鬧，該團成立後，行動方面的工作，第一步即破壞當時早稻田大學內以研究馬克司主義、從事赤化運動的社會主義團體，因為兩派的鬥爭，引起了學校內部的大擾動，不久以研究馬克司主義的文化學會所主持的教授，被警視廳查明係共產黨中心人物，認為有害現社會秩序，加以檢舉，佐野學教授等之研究室且被搜查，檢出有關證據不少。縱橫俱樂部乘此時機，乃進行肅清赤化

份子的工作，於是引起大流血的衝突，結果大學當局將赤化教授大山郁夫、佐野學、猪之津南雄等赤化教授解職，於是縱橫俱樂部乃縱橫於學校而聞名於日本了。縱橫俱樂部的本部設於東京市外戶塚町藤兵衛一五六番地，盟主為早稻田大學出身之森傳氏，因之會員以早稻田學生中的柔道、劍道選手為最多，聞起來所以非常利害，其實當時因早稻田為日本智識階級傳佈赤化之中心，該會成立的目的，即在對付這個赤化的中心活動機關的。大地震當時日本社會主義學者大杉榮被甘糟大尉狙殺事件，充分的說明了兩種思想在日本鬥爭之劇烈。縱橫俱樂部成立後，第一次肅清早稻田學園內之赤化勢力目的達到後，接着又來了一個甘糟大尉的滅刑運動，大正十四年九月並發行「災後的批判」一書，為甘糟大尉辯護，說明大尉之殺人係起於肅清左傾思想之苦心，並喚起所謂對白人陰謀之注意。同年十二月又發行「社會改造的要諦與世界日本之創造」等書，十五年更發行機關報「縱橫」，以純日本主義立場討論社會政府等問題，特別對白色人種的野心十分注意。他們認為白色人種尚有白色人種優越之感，但他們用種種世界和平等美名，利用國際聯盟等組織，陰謀佔領東洋，奪取日本人東洋盟主之地位，因之他們主張要努力打開此種局面，重行樹立所願忌的外交政策。

縱橫俱樂部之盟主森傳氏為日本之愛媛縣人，愛媛縣立中學畢業後，即入早稻田大學理工科，精究學術，富國家主義思想，任東京中學柔道教師時，即開始組織國粹青年團，三年後，即以國粹青年團團員，與早稻田大學中一部份運動員為中心，組織縱橫俱樂部，為政府効勞，從事左翼團體的猛烈破壞。左翼勢力消沈後，此種實際上專為對付左翼勢力之組織，當然亦隨之無用武之地，近來除此輩份子常有消極組織存在外，甚少有積極工作表現，但此種組織在今日之日本是有他相當勢力，隨時均可發生作用，是無可否定的。

其次大日本國粹會，在日本之國粹主義愛國團體中，亦極占勢力。大日本國粹會與日本的政友會很有關係，故該會成立時，在政友會顧問床次竹二郎任內務大臣時，活動上得到不少幫助，該會之綱領如下：

- (一) 以皇室為中心努力推行民族統一的經綸大計。
- (二) 推行俠道政治，政治家必須遵守信義。
- (三) 吞併韓國二十年以來，東亞大局猶擾亂未已，致陷生靈塗炭之苦，因之日本國民更不得不負起拯救蒼生之責。
- (四) 發揚敬神崇祖的思想，以善導國民思想而圖安定國民生活。
- (五) 勞資合作，以達勞資共存共榮的目的，該會雖受政友會要人暗中支持，但對外宣稱則謂伊主張超黨派的純粹國家主義團體，而根據祖傳來的俠道精神作為行動的信條。創立之初，以大木伯爵為總裁，村野常右衛門為會長，中安信三郎為理事長，總部設於東京，本部遍設全國各府縣，更在各縣各區設立支部，會員號稱有六十萬人，終日研究武術與所謂俠道。

大正十五年三月，大木總裁死後，後任總裁之爭甚烈，該年十月十日至十三日，在名古屋一帶發動反赤性質之示威運動大會，直至昭和四年方推定當時之政友會總裁鈴木喜三郎為繼任總裁，村野會長死後，又推高橋光成為會長，各地支部之會長，在當地都有一部分勢力之份子，且因在各國粹主義諸團體中，擁有會員甚多，因此該會之行動，亦甚為當時社會所注目。東京大地震後，該會總部乃移至京都，後因關東之一派與總部不睦，乃成兩派對立形勢。昭和二年十月五日，該會總部遷回東京市麹町區下二番町，至今仍根據過去宗旨，繼續活動，而關東國粹會亦另立門戶，正式開始獨立活動，關於此事當再於下文論及之。

羣衆的力 子真

——隨筆——

中國人時常不肯管公衆的事，總以爲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那麼與其白費心思，還是不管爲妙。於是你也不管，他也不管，結果公衆的事總是弄不好，甚至國家大事也是弄不好。這一個錯誤的觀念，已給任何人所明白、所承認的了。那麼既知錯誤，便該設法校正了，於是有些比較聰明的人，便大聲疾呼地喊着：「同胞們，起來吧！」但是這些在喊的人也不知道叫大家起來「怎樣幹」，「幹什麼」，於是儘管有人喊，儘管有人聽得響起來，結果還是徒然，大家都莫名其妙地「幹」不起來。那麼這究竟有何原因？一言以蔽之，便是要有組織，凡羣衆的事，要是沒有組織，還是東呼西喊，不生效力的。所以商人要有商會，工人要有工會，農人要有農會，學生要有學生會，然後才可以在性質相同的隊伍中發揮各自的意見和力量。

但是，僅有組織，還是不成，譬如上海一部份知識份子所組織的「文化界救國會」，名義正是像黨有介事的代表了上海整個的文化界，來共同參與救國的工作，結果除發了幾次宣言以外，便是無聲無息地沒有什麼工作的表現，甚至我問起一個發起人，他也是糊塗糊塗，不知究竟，那麼這樣好聽的「羣英大會」，怎麼沒有一點救國的力量表現出來呢？如是看來，有了羣衆，有了組織，還是不夠，最重要的還是各個組織都要有共同的信仰——政治的信仰。有了共同的信仰，才能發生力量，而不致

矛盾抵觸。

舉幾個現成的例：譬如日本的小學生就知道尊重他們的天皇，至於所有的日本國民也都知道尊重天皇，其實今日的日本天皇在政治上也並不負起實際的責任來，但他們對於天皇當做唯一的領袖來看待的。再像蘇聯是一個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他們當然再沒有什麼沙皇做他們的偶像了，但最近蘇聯的「斯泰哈諾夫運動」所以能夠很熱烈地普及到所有的產業界，就因爲蘇聯人民也同樣地有一個共同信仰，便是信仰他們的領袖——斯泰林，而斯泰林便做了今日蘇聯的獨裁者。至於其他法西斯的國家，如意，如德，他們的人民對於領袖的信仰力之強，更不必說了。所以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的政情歸納起來，不論左傾如蘇聯，右傾如意德，他們都在全國最高的領袖之下埋頭苦幹，所以肯如此苦幹，也就爲了他們的人民能夠信賴他們的領袖，接受領袖的指揮。

然而，在中國的人民，向來便缺少政治訓練，就是一般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也沒有統一的政治意識，於是在中國儘有許多人民，儘有許多團體，而始終不會發揮羣衆的力量，其原因便因爲沒有確定了統一的信仰。假使我全國人民都能信仰一個共同的領袖，這領袖的確是願建設一個完整的三民主義國家的，那麼我們全國民衆的力量便可集中起來，爲我們的領袖而效力，也就是爲我們的國家而效力，這樣，國家的領袖便可施展他的救國計劃，而一般國民在領袖的指導之下，協力同心，上下一致，然後才可以發揮羣衆的力量。

在過去的民衆運動中，便都犯上了一個毛病，便是祇有離心的趨勢，而沒有集中的趨勢。譬如一個救國團體的成立，在它的宣言中，便洋洋得意的攻訐政府，再提出了許多條件，似乎這一個團體的

產生，並不是一個中國國民的集團，它把所有國家的苦難都不放在自己肩負上，而推到政府的身上，這樣一來，團體愈多，對於中央政府的信賴愈減，便造成了離心的趨勢，這一種現象可說是國難期中最不幸的事件。要是我們再進一步想一想，一個國家的人民對於自己的政府存着不信任的態度，那麼這個政府就是在千方百計的推進政治，也終是缺少了國民的後援力。況且今日的中樞當局，始終担負了這非常期中的苦難責任，我們又怎可不加強政府的力量呢？所以，離心趨勢的民衆運動是最可怕的現象，我們要負起國民救國的責任，便該集中我們的力量，來鞏固整個國家的力量。

當我們確定了我們的政治信仰以後，我們便始終爲我們的主義，我們的國家着想了，再不會受任何力量所游移。要是有一個漢奸擠在我們羣衆的隊伍裏，當他用許多花言巧語來誘惑我們，或是用強暴威脅的手段對付我們的時候，那麼我們這一個羣衆的隊伍便可以羣衆的力量來制裁這一個漢奸了。假使還有一種陰謀的份子，他們是有着某種的背景的，他們的目的是在乎要奪我們的領導權，他們希望把我們羣衆隊伍牽到毒害民族的路上去的時候，那我們也是毫不客氣地把他檢舉起來的，祇須用我們羣衆的力量來制裁這幾個陰謀的壞蛋，我們是始終不必畏懼的。所以，我們要拯救我們的民族，祇怕我們不團結，祇怕我們沒有組織，祇怕我們沒有一個共同的信仰，否則一切外來的力量都不是我們的敵手，就是這一隻東亞的鷹犬要鯨吞我們的領土，我們也可以我們的鐵和血來博得最後的勝利的！

所以，我們應該整齊我們的步伐，堅強我們的組織，在我們強力的民族領袖的領導之下，發揮我們羣衆的無限的英勇的戰鬥力！



沉默

樂山

——據說要「應酬」、「交際」——

不知怎的，二三年來放蕩不羈像野馬似的我，近來突然沉靜得像要進埃塞裏去的老年人一樣了。每天除了幹些刻板工作以外，老是獨自悶在宿舍裏沉默着，好像候死神之光臨。同事們見了我這樣，有的說我受到了什麼不可告人的重大刺激的緣故，有的說我身體上害着什麼病呢，否則，前後怎會有若兩人？咳，現在的我的確變了沉默了，簡直沉默得要死去一輩子了，憧憬我過去的一切，和現實的遭遇，實在使我不能不變不能不沉默。

這憶童年時候的我，不無今昔之懷。童年時候的我，真是一個天之驕子，慈愛的雙親，因為我獨養子的關係，格外的溺愛，所以他倆不惜勞苦艱辛，以血汗換來的代價，培植我這驕兒。那時我總算還有志氣，不負父母的培植，名列前茅地小學畢業了。當時的母親，極力反對我升學，但是受了教師的慫恿，親友的勸導，母親放棄成見，父親也准許升學了。僥倖得很，投考滬上省立師範學校，

出我意料之外的錄取了。在師範學校里混了六年，由友人介紹到一個近郊市的鄉村小學去擔任訓導主任兼六年級級任，當時，我自己非常害怕，自問自己還不是一個乳臭未脫的孩子，怎麼能夠勝任這樣教管孩子的重職？同時，自己却慶幸着自己，「可以為人師」了，或許不負父母的厚望，師長的教誨，國家的培植吧？

在那鄉村小學裏混了一學期，却碰了幾次壁，得罪了幾位先進的同事。因為他們的主張與行為，與我是相悖而行的，他們的對待學生，好像主子之對於奴隸，以絕對服從，絕對威嚴為原則，而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們在課餘以打牌喝酒，為唯一的消遣，或美其名而謂「應酬交際」，而我對於這樣的無聊「應酬」與「交際」是絕緣的，非但絕緣，而且認為是一件痛心疾首腐化墮落的事。這樣一來，先進的同事們，對於我有些懷疑了，似乎這個初出茅廬的孩子，太不近人情，於是懷疑而生歧視，由歧視而妒忌，由妒忌而給我致命傷，——

不續聘，「道不同不相為謀」，本是意中事也。

初入世的我遭到這樣的遭遇，實在不願再幹這樣的神聖的教育事業了；可是生活鞭策我，不能不幹，不得不再託朋友另行設法，承友人的幫忙，又得任事於某中心小學，那個學校一切設施，和主張，到與我吻合，但是打牌與喝酒之風，却更甚於前。同事們三缺一的時候，就要強我入局，與賭無緣的我，當然不能如願以償，這樣，却不料又觸犯了他們，不得已只好暫回故鄉，株守家園，可是好事的親族和鄰居們的冷嘲熱諷，簡直不能再逗留一時半刻，那時的我，恨不得以一死了之，但是自以為自殺是庸懦者的蠢動，沒意志者的逃避，於是重又鼓足勇氣，東託西懇，再謀一枝之棲，拋了故鄉，掙扎到東方巴黎的

吐一口鮮血

——南貨店的學徒生活——

受了經濟壓迫，在十二歲的那年就離開故鄉，跑到這所謂東方巴黎的上海來求生活，僥倖的在這繁華的都市中祇開住了兩星期，仗着爸爸生前的交情，由父執的介紹，在虹口的一家南貨舖子裏去充當了一名學徒。

進店的禮節倒也很隆重，在財神座的前面點了一對二斤大蠟燭，介紹人領着我拜了財神、業師、客師、與

上海來了。

流浪到萬惡淵藪的上海來以後，不得不改變行為，因為過去給我的教訓，要吃飯，非腐化不可。於是所謂「應酬」、「交際」，無一不來，什麼舞場、賭場、戲院、妓院、韓莊、按摩院、甚至下等妓院和遊藝場所都去光顧。天呀！在這燈紅酒綠，紙醉金迷裏混着，雖然失業的痛苦，沒有遭到，但是經濟上的窘狀，比失業的痛苦，更加尖銳化了。本來很健康的我，現在孱弱得今非昔比了。精神逐漸萎靡，志氣日益消沉，都市的惡疾，已入「肺病的第三期了」。若再不自拔，恐怕不久的將來，一定不可救藥而自投墳墓裏去了。但，「天下烏鴉一般黑，我到什麼地方去自拔呢？茫茫前途，無所適從，目前的我，只好陷於沉默了。

奇

師兄們，因為我的業師是我父親生前的一個摯友，所以在行過了禮以後，就很慈善的撫着我的頭頂對我說了一套像訓詞又像安慰我似的話：「奇，我與你爸爸也是好朋友，以後你在我兒不要怕陌生，你就像在自己家裏一樣，有不懂的事儘管問我。假如我不在的時候，你可以問你的師兄們，他們會告訴你的。」給他們一說，我又

想起了家，想起了故鄉，想起了母校與同學，又想起了年邁的慈母……我終於哭了。

「好孩子，別哭，你瞧你的師兄們，他們來的時候也像你一樣的想家，可是過了幾天任慣了，也就不覺得怎樣了。」也許是先父的關係，我的業師用很溫和的口吻安慰我。同時又用手指着站在那櫃台一隅的幾個比我大不了幾歲的孩子叫我看看。真的，他們在慶祝又多了一個同伴似的在對我作很甜密的微笑。我想到我是爲了經濟困難才離開家的，所以就止住了我的淚珠，在店中住下了。

開店門、打烊、積貨物、洗櫃台等，這種工作是做學徒的日常工作，爲了要博得業師的讚嘆，我特別賣力辦事，也許是年齡的關係吧，我在一年中得了很厲害的吐血症。

受了病的影響，在工作方面不免要時常的貪懶了，尤其是愛睡。因此一向稱讚我的那位業師，現在却時常在我的介紹人面前表示對我的不滿。

「奇，你怎麼啦？你先生告訴我，你近來時常貪懶，孩子，你得知道，不滿三年給人家退歇是丟臉的，而且沒有業師就走了，以後到那兒去找飯呢？你媽又老了……」我的介紹人來看我的那天，悄悄地把我拉在壁角裏說了一大套忠告我的話，當然囉，他無非是要我上進。

世界上的人全是勢利的，在

我的業師經理先生讚許我的時候，所有的店員們與師兄們，時常對我做一種虛偽的安慰。譬如：「奇，你今天事做得太多了，休息一回兒吧。」這一類的話是時常會聽到的，現在呢，同樣的仍然會聽到許多話，但他們却這麼說了：「小鬼，裝腔作勢的做給誰看？誰不是當學徒出身的？要享福回家去，不要仗了老子的死人勢力，到這兒來做少爺。米價便宜也得十幾塊錢一擔呢！再這樣不做事，哼，請你滾蛋，又不是請你來做小開的……」

是的，我不能責備他們的呼叱，對的，他們也是當學徒出身的，喚，誰叫我家裏沒有錢的呢？幹，要生存在這個環境中，祇有把生命拋開了拼命地幹。在不要命的勢力之下，又博得他們的讚許，而且例外的重得了許多的評語：「人是賤骨頭，不打不罵是不成的。」「三字經上的話真對，玉不琢，不成器，孩子是要管教的。」

失去的獎語是重獲得了，但自己的身體是一天比一天的糟了。

一個夏天的早上，在積一小包有一百七十多斤重的白糖的時候，終於受不住重量的壓力而當着許多人的面前吐了一大堆血。

不曉得什麼時候，我病重昏迷的一天，那位把我送去的介紹人，很辛勞的又把我送到了我那慈母的懷中。我怨誰呢？像我這樣遭遇的人在這世界上多着呢！

——染織廠的練習生——

這是三年前的事了。當我在初中畢業的時候，恰好我的父親所開的染坊，不幸受同業競爭的原因，而宣告停業了。所以家中的經濟狀況，愈陷於窘迫的境遇，當然不能再籌畫許多錢出來給我升學，我是這樣地宣告失學了。

但是，不能夠在家裏坐吃，閒蕩，而家中的境况也不允許我這樣做啊。當然要找些事做，幸虧我的父親對於商界人士，稍爲認識幾個，很不容易的，找到了一個新開設的染織廠練習生的位置。這時，我的母親真快樂極了，以爲至少可以不在家中混飯吃，可以省掉每日一斤米的開銷，以及可以免掉鄰人的冷嘲熱罵。

於是，我立刻踏進了染織廠的大門，開始所謂練習生的生活。這工廠位於號稱世界第四大會的上海，規模不算小，佔地二十餘畝，資本數十萬元，工人也有二百餘人，一切染織的方法，都是用科學的方法。我們做練習生的，共有十個，這九個人的年齡都比我大，大約都在二十歲以上，而且都是外地人。我們做練習生的，除有得吃飯外，衣服也穿廠中所發給我們的工衣，睡也睡在廠中，每月發給三元零用錢。至於我們的工作，除監督工人工作以外，沒有別的事情；不過在晚上七時至八時有一小時的夜課，教師是由廠中的工程師擔任的，教些關於染織方面的知識，顏料的如何認識，以及顏料的如何調配的方法。同時還教我們識字，因爲這些練習生中，除我以外，都沒有受過相當的教

育，有的甚至一個字都不識（因都是股東介紹進來的，不是考進來的）。我們十個練習生，除監工和一小時的讀書外，其他沒有什麼事了。而監工，我們並不時常去監的，不過當經理先生在廠的時候，到工人工作處兜兜，當經理先生不在廠的時候，幾個練習生都出外逛馬路了。因爲經理先生到廠中，每日有一定的次數，一定的時刻，我不過和他們一樣的閒蕩，每日在廠中看看廠中所定的報紙和自己所買的雜誌，幾位練習生常常問我說：「你爲什麼終日鑽在書本裏，何不乘閒暇時玩玩呢？」

當各工廠放工的時候，我們廠中的幾個練習生，必定要等在工廠的大門口，望着那染廠中女工走過——因爲每日照例早晚有許多女工在我們染織廠的門口走過——和她們調笑，戲謔，廠內的高級職員也不去干涉他們，因爲也患着同樣的毛病。我不願做這種勾當，不願學他們做這種無恥的事情，不願和他們同流合污，只有望着他們發呆。所以我在這廠內被他們替我起了「落伍者」的綽號，呀，原來這樣是落伍了？我只有咀咒着這色情狂的都市！

在這工廠內，糊塗的混了二月多，我覺這許多伴們的人格，卑鄙，以及環境的惡劣，恐怕我的理智，我的自信，不不過惡劣的環境，人格，也卑鄙的引誘，自己潔白的身體，也落得沾染了一些污點，以致願唐璜，這惡劣的環境，父母苦求，一定要脫離，也不得不允許了下來。我意志的堅決，這不，我重新再踏上求學的路程，至今已有了二年半了。

金剛牌

香煙



華成煙公司出品



老牌國貨 根深底固



初春

吳復原

天，陰沉沉的天，冷氣那麼逼人，街上冷清清

的，不時飛下毛毛雨，風有意吹勁起來。

近來生活的閃蕩，我這次又搬家了，在這陰沉沉的天氣中，搬家是很討厭的，可是爲了生活，迫

你不得不搬啊！

雨越落越大了，妻和孩子坐人力車去了，我跟了行李車慢慢的跑，我的臉，我的衣服，全濕濕的，車突然停在門口，我伸了頸子一望，我的家又擺在眼前了。一進門，就聽着一陣陣無線電音樂的騾動聲，在殘留的餘音裏溜出一個肥胖的婦人來，她伸長了頸子，惺忪的眼睛向門外一瞧，樣子那麼溫和對我說：

「搬來了嗎？落雨多討厭！」

「是的。」我懶懶地說，眼皮幾乎睜不開來。

到了傍晚，輝煌的電燈光亮了起來，外面雨聲又蕭蕭然響了起來，那些晶潔的雨點，打落在玻璃窗上，我疲倦極了，那一顆陰冷的心似乎被自己挖了出來，我懶懶地想睡，往往一坐在椅上，就發出了鼾聲。妻整天沉默着，孩子的微笑也消失在她的遲鈍眼睛裏，我似乎漸漸沉睡起來，忽然妻的聲音透上了來。

「睡不着嗎？整日夜都睡，晚上的米又沒有了！」她停了一會兒，那些淚珠滑了出來說：「睡就是好辦法嗎？」

「我感到我的心像針刺一樣的痛，很吃力地在椅上爬了起來，可是疲倦的眼睛不聽我的命令閉上

了，我又沉重地坐在椅子上去。

雨聲漸漸靜下去，在朦朦朧朧的睡意中，似乎聽着妻的聲音，可是聽着另一個人的音調，這些聲音已經騷動，我再也不能沉睡了，我揉揉眼睛，站起來向房裏一瞧，這層清楚顯現一個肥胖的太太在我的眼前，她的臉塗着濃厚的胭脂，髮是燙的，旗袍的顏色，在電光下越顯出鮮豔的異彩來，她樣子有點促促不安，我呢，像老鼠似的悄悄偷看着她，她的眼淚撲撲簌簌掉了下來，她的嘴唇那麼顫動，臉上的胭脂已狼藉不堪，那些雀斑的痕跡幾乎使我的眼睛紛亂了，她口乞地淒涼的說：

「我的女兒病了！今天請一個外國醫生來，說是滋養太多，血液充滿的關係……要打針才好。」

我駭異，我的嘴巴幾乎不能合攏來，我覺得她（是房東太太）像癡了一樣，這還有滋養的女兒就會害病？她的痛苦，難道是假裝的嗎？我懷疑了許久，暗暗地冷冷一笑，我的精神漸漸恢復了。妻也被她奇異的行動嚇住了，只是呆呆地坐在那裏，孩子的眼睛溜來溜去，樣子有點駭怕，投進了他的母親懷裏。我過後再瞧她一眼，覺得她樣子再痛苦沒有了，在無聊中也懶洋洋向她說了一句：

「請醫生調養調養就會好的。」

「是的，陳先生！」她的臉上浮着笑容，向我點點頭就懶洋洋地跑出去了。

天黑透了，沒有雨聲，一陣凜冽的風吹進來，孩子哇哇地哭，身子不時打着顫抖，咳嗽了一陣又

一陣，這使我驚訝，使我痛心，我明明知道孩子是瘦弱的，臉色青白，再不能給病魔纏繞了，妻哄了孩子一回，依然沉默着，不過樣子有點難看了，一種悲哀在催促她，她發了狠的說：

「你眼巴巴看孩子凍死、餓死、病死嗎？至於我呢，是不要緊的！」

我聽了妻的話，心裏像亂箭的鑽，腦是紛亂極了，眼前黑一陣，青一陣，我睜了那麼大的眼，像瘋子一般跳了起來，吃吃的說：

「叫我去死嗎？法子在那兒啊！」

太陽溜出來了，高高地掛在空中，我在被窩裏翻來覆去，總是睡不着，那些太陽光照入窗內，一陣透明的影子在地上亂竄，忽然浮沉在天花板上閃爍，我感到驚奇，我漸漸厭惡起來，我慢慢兒從枕上睜妻一眼，她抱孩子在看書，不時嘆嘆氣，便丟書在桌上沉默了許久，孩子呢，突然去搶書，她的臉立刻變了色，聲音那麼暴燥，那顫動的手指指着孩子說：

「搶什麼呀？我一輩子活受罪的，這孩子……活潑……」她的眼光移到我的睡床上了，瞪了眼睛，就冷憤憤向我說：

「快要中午了，看了這懶虫……我們要怎樣過活！隨後又自言自語說：『你……完全變了樣！』」

夕陽沉西去了。我似乎聽到一陣叩門聲，起初我懷疑是風打，後來也沒有精神去注意了，我的眼迷迷糊糊的，連妻的話都溜走了。我漸漸走入夢

境，驀然間，我好像在旅館裏和人家在打牌、吃四菜、偎依在我的身邊是位嬌媚的姑娘，我慢慢兒從袋裏拿出一扎鈔票遞給她，那嬌媚向地一吻，她嫣然一笑說：「你愛我嗎？」我似乎這般熱情，這般顯動說：「天呀！我多麼愛你啊！」突然，隨我爬進了咖啡色的汽車，汽車浮上天，又隨在大光明的戲院旁邊，我疾跑出來，那姑娘的藍藍影子漸漸浮在我的眼前，她微微一笑，我彷彿要撲上去，那些聲音在我的耳邊叫嚷，我被這些聲音擾醒了，還殘留的就刺入我的耳裏：

「你……真該死！天黑了，外面有客人來。」我頹然，我驚動，我憎恨，我骨碌地爬起來伸伸手，打了一個呵欠，一會兒，那叩門的自動進來了，原來又是那房東太太，她呆呆地站在我的眼前，看看樣子，是悲哀襲擊了她，她的眼呆望了我，牢牢地像釘住了我的似的，她的臉色漸漸變了，那兩隻肥胖的手揮了一下，滿着淚說：

「陳先生，我的女兒哭了！」

「哭了嗎？我有點不高興。」

「她的表哥不愛她了！」她擺動着像要求人憐憫的身子，似乎在我同情她。

「唔！」我呼喚着。

「我拿了五千元給他們結婚，可是她的表哥就化完了，現……又不愛她！」她用毛巾揩擦眼淚，又埋怨說：「青年人真靠不住！」

我的確有些紛擾了，一種憤怒和厭惡在我的心裏追逐，我的態度那樣激昂，睜大了眼，就怒冲冲說：

「……誰像你們這樣幸福？愛……專門鬧戀愛！」

她嚇了一跳，眼睛惶惶地望了我，隨即嗚嗚咽咽哭起來，那腳飛也似的跑出去，我詛咒自己，感

到說話太唐突了，我頹然站在門口呆住了，在樓階下送來斷斷續續的聲音：

「她……哭了！他……不愛她了！」

妻在沉默中；用一種駭痛的向我說：

「你不該向她發脾氣，她也是痛苦的，你管不了許多，亭子間的房租還沒有給她呀！」我懶懶望妻一眼，我的頭也漸漸低下去。

天亮了，我再也不能睡下去了，我時常被那些痛苦刺醒過來，我爬起來，推開窗一瞧，外面沒有一點燦爛的光明，那陰沉的天氣似乎在張牙舞爪的向我猛撞，在我周圍亂鑽亂竄。我跑回牀前，看看妻和孩子是睡去了，我慌張地穿好了衣服，臉也忘記洗了，獨個兒跑出來，蹣跚地在路上跑着，這時候我有點疲倦了，險那麼青，頭髮那麼長，精神那麼萎靡，可是我越沉重的跑，我的脚步越快，呼吸也越急促，我不時像要停止下來，可是我的眼睛一睜開，我緊緊地抓住灰色的又骯髒的帽子，挺挺瘦弱的胸，向前邁進了。

冷，一陣冷冷的風襲了我，沒有雨，沒有雪，只是老天還板着那樣黑暗的臉孔，路上的行人似乎比往日少得多，他們那靜靜的跑，毫無紛擾，毫無嘆息，風漸漸吹得緊迫，我迎了風去細嘗那一陣飄來的音樂，儘量找尋一種美麗的幻想，我輕輕飄在那裏站住了。忽然那些黃弱的路燈光開放了，可是黑暗還在纏着鬼臉，一剎那，電光全亮了，輝煌如晝，光明似乎狂奔來了，那些黑暗也巧妙地竄逃散開了。我疾跑像飛也似的疾跑，突然那座摩天高樓的洋房擋住了我，我的腳也敏捷地停止了。

「進去嗎？」我有點催促，自己問自己。

這一來，我的身子感到那麼沉重，連在路上那兩隻輕快的腳也動不了，我慢慢兒把眼睛向前後一望，一陣五光十色的光彩迷惑了我，那些嬌聲妖聲

沉醉了我，我夢嗎？我的腦昏極了，眼前漸漸浮着那些暗影，那些悲語。

昨天傍晚的時候，妻，沉默的臉印着蒼白的顏色，她老是我呆呆的望，幾日來，她發寒發熱，看她樣子是瘦了許多，她輕輕在床上翻了一個身，就沉重對我說：

「你的性子是不行的，老是那麼呆板感直！」又像要求我什麼似的，「這次要說客氣一點，那先生的是架子十足的！」

「哦！」我幾乎流了淚，臉色很難看。

「要記住了啊！」她臉青一陣，肚子有痛起來了。

孩子醒後忽然哭了，那哭聲越哭越大，他黃白臉流動着晶潔的淚珠，他瘦弱帶着顫動的手兒，向我輕輕一揮，擰着嘴已喊起來：

「爸……爸爸！」

「你還不去嗎？我病是沒有什麼關係，但這裏是住不得的，要搬家、要米、要菜，孩子的牛乳粉又沒有了……」妻哭出來了，眼淚一顆一顆流到孩子的臉上，孩子也似懂非懂把他的遲鈍的小眼睛望望他的母親，她隨後就吻吻孩子的臉，埋怨說：

「我……我病了！怎樣有奶可喂孩子呢！」

我聽到這裏，幾乎暈厥了，摸摸自己的頭，一陣憂悵和憤怒在我的心上亂鑽，我還不勇敢起來嗎？想到妻，想到孩子，我的心就卜通卜通的跳，我踏過光滑雪白的石上輕快地跑上樓階去了。

我敲門，用顫動的手輕輕的敲，門是開了，那茶房張着鬼臉，神氣十足地說：

「要找誰呀？」

「李先生！」我這麼催促說出來了。

「等一等吧。」他有點客氣了，擺動身子進去。「你姓什麼？片子有嗎？」他跑出來，眼睛向

我一聽就冷冷說：

「沒有片子，我姓……陳！」我顫動的說。

「有白紙嗎？寫一寫。」他冷笑一下，就站在那裏。

「有！」我連忙說，從袋裏掏出一張糊糊的紙寫上陳明二字遞給他。

一會兒，他從門縫伸出頭來，揮揮手說：

「進來吧。」

我進去了，我的眼睛發呆了，那些雜聲雜着朦朧的電光籠罩了我，我迷糊地鼓勵自己，沉重一步過了一步，我聽了一個面孔微黑，大個子，頭髮光滑，黑鬍子，穿着整齊的灰色呢呢西裝，眼光炯炯有些驚人沉着不動的他，我幾乎嚇了一跳，要退回來，可是他隨即笑嘻嘻說：

「你有什麼事嗎？」

「我要拜託李先生找事情。」我心卜卜的跳，就這樣說了。

「事情嗎？」他冷冷說：「那裏有事情？不過我總替你留心。」他說後就進去。

我呆呆地站在那裏，動也不會動了，我眼前只感到一陣黑影在紛亂，冷笑的聲聲，一陣接過一陣，怪異的臉在電光下浮沉，我的腦昏沉沉，低了頭走出來了。

這李老板，是我的父親的朋友，固然他們好久不通信，可是當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那時剛剛暮春三月，我見了他，他微微笑，登登身子，拍拍我的肩說：

「明姪，你的父親好嗎？」隨後又似乎那麼誠懇說：「你努力用功，我將來可以幫幫忙。」

我現在回憶起來，一種人情冷暖的痛心襲擊了我，他待我的冷酷，變得這麼快，也是我猜不透的！我起初還要向他借十塊錢，現在這個夢也成了粉

碎了，像白泡似的破碎了，這時候，我的眼淚快要流出來了，眼前昏一陣，暗一陣，我痛苦地走出了門口。

外面的雪花，像絨絨似的飄下來，四週冥冥晦晦，大地隨了黑暗移動，冷風揚起沙塵，馬路上那些枯乾了的樹枝，咬咬互相接打，我的頰唐，我的悲哀，也幾乎有人來注意我了，我冒雪走着，那些雪珠在我的臉上也漸漸溶化爲冷水了，我不敢亂想也不願意去猜想一切了，我沒有看見什麼鬚鬚的兒，也沒有聽到那婉婉動聽的聲音的我低了頭，沉重走到家裏。

妻一見了我，在床上就骨碌地爬起來，她臉上顯着光輝，孩子也似乎比往日活潑，她瞧了我一眼，就輕快的說：

「見到嗎？」

「他媽的，我破口就罵了，臉是鐵青的。」

「什麼？」妻有點驚訝

「他不理我有什麼辦法。」我坐在椅上，急喘喘的說。

我們都昏迷在沉默中，我的憤怒激越的感情似乎痛苦得死去了。

到了黃昏，妻的肚子又痛了，她的身子感到熱一陣，冷一陣，臉色青白，頭昏昏的，當她一陣劇痛來的時候，她嗷嗷嗷的嚷着，看樣子，她是再痛苦沒有了，我抱孩子在房裏踱來踱去，孩子的哭聲又那麼吵人，我連說話也不會說了，只是眼睛睜得大，一陣憂悵的暗影透過我的心，我漸漸感到自己有些奇異了，往日見妻病的時候，是輕聲細語，或諱諱有趣的故事安慰她，現在呢，我連口也硬住了，只有我的心這劇烈的痛，一驚一呆，我是快要瘋了啊！我不時緊緊吻了孩子的臉，浮出一幅慘影透進妻的眼裏，這孩子，多可憐啊！兩天不吃

牛奶，只吃些淡白的開水，我想到孩子和妻受罪的時候，我的心裂出來了，我懊恨一切！

夜漸漸蓋下來，狂風愈吹愈烈，那些窗扉也彷彿相打起來了，房裏黯淡微弱的電光，再也照不到他們憂愁的臉，我也模糊在瘦黑的電光中，當一股寒風從窗口吹到孩子的時候，他受不住這樣的襲擊，又呱呱哭起來了，妻樣子是很疲乏的，毫無動靜地睡去了，我抱孩子在房裏一步踱過一步，我的腦已感到昏沉了啊！

門外劇烈的敲，我抱孩子去開門了，進來的是我的朋友。君，他看了我異樣的臉，就不安的說：

「事情找到嗎？」

「沒有！」我冷冷地說。

「慢慢地找，我也替你着急，託了人在設法呢。」他用同情的眼光向我一瞧，隨後就說，「嫂子呢？」

「她病了！」我懶懶地說。

「我晚上還有事，過了幾天再來看你。」他握了我的手，匆匆地走出去了。

孩子似乎睡去，我也在疲乏之中沉沉欲睡。夜深了。

我漸漸把眼睛睜開來，我的心經過一陣劇烈的痛苦之後，我似乎被一種力量鼓勵起來了，我再也懶唐，再也不懼怯，再也不詛咒一切了，我要搏鬥，向一切的惡魔搏鬥，我輕輕地向自己苦笑說：「難道就這樣死亡了嗎？」我突然勇敢起來了，漸漸浮出一種希望來安慰我，幹才是有靈魂的人生！

妻醒來了，輕輕向我說：

「天已黎明了！」

一九三六，二，十六日，上海。

烽火中的奧女

第一部 之明與修文

一 都會的感傷曲

初春的黃昏，殘陽絢爛地塗着西邊的天空，掃着梅瓣落英的東南風，悄悄地，吻過了廿二層摩天高樓屋頂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吻過了黃浦江中帝國主義的炮艦，吻過了展開雙翼的靜寞的和平神，吻過了黃浦灘路資本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雄獅的屋頂上的英國旗，和其他的美國旗，法國旗，日本旗。……吻過了黃種人，白種人，棕色種人……吻過這染着歷史的一頁幾千勞苦者和學生的流血事件的街頭，汽車，電車，黃包車，霓虹燈像迷人的眼珠子一樣的眩耀着。

啊！國際都會的上海啊！

展開中國歷史的大畫卷，永水不能抹去的，那一八四二年血淋淋的一年，林則徐領導鴉片戰爭的失敗，大不列顛帝國的鐵蹄，隨着洋槍炮聲，就一腳踏進了揚子江流入的淤泥所結成的一個曉星殘月的漁村，九十年來，從一個部落式的封建社會，一步一步的走向資本主義的路上，而所謂物質文明，正畸形地，高速度地發展着。

啊！春天！鼓聲得化不開的春天，我們的主人翁秋雲像患了都會癡症似地，從一個四週環抱了青翠的蒼山的小城市來了。

啊！天啊！五年了，在上海做些什麼呢？

五年來的都市生活，給予秋雲的，並不是像他想像中那樣的美滿；處在帝國主義統治地下的上海，使他對於這種羞惡的現實有更深一層的憤慨，這種在割宰下的文明，使他感到悲哀，恥辱，馴至於

灰心，連一點希望的影子都沒有！——雖然他有時幹着流血的偉大的鬥爭。

於是在一個四月暮春的時節，終於賣掉了五年相伴的書籍，懷着一封朋友的介紹信，以及七八十元僅有的資產，購過了一個管教他的嫂嫂，一對姊妹戀人，以及一切伙伴；像一個逃世者似地，偷偷地送他上金利源碼頭開往長江上游的江天江輪，是他自己孤獨的影子。

暮春四月的清早，江面沒有霧，在灰黯的色調下，靜的江面停着靜的輪廓，一切死寂，祇有早潮頑固地砥着岸灘。

逗留五年的上海啊！在這個晨光的瀟灑中離別你了。

啊！當年多少的雄心，多少的美夢；而今像煙雲一樣的過去了。

站在甲板上，聽着嘩嘩嘩的浪花聲，望着太陽尚未探出的晴空，海關，沙遜，一瞬間行將在他的眼前消逝，他突然又感到都會之可憐；然而橫在他眼前的是一條浩渺的揚子江啊！

靠着鐵欄，望着碧藍的江水，像夢也似地，在秋雲的腦海裏盤旋着一羣道義的伙伴，一個永不能忘懷的嫂嫂，一個失落了靈魂的姊姊，嚴肅的靜子，天真是英子，——二個愛人。於是，熱的淚從他黑的睫毛下滾下來。

在這裏，我們借秋雲沉湎在過去的夢境，回到他五年來都會生活的烙印裏。

一一 春朝歡舞者

在旅行到江南來的剪尾的候鳥的吱啾聲裏，綠色調子的春天來了呢！

縱然是對於從熱情的南海來
的乳燕拉開了春天的可愛呢！然

而人，生命又是短促了一年了。是春來之歡舞？還是遲暮的感傷？

園子裏的枯樹枝雖然還沒有漸茁枝芽，可是地上的小草已經透出新綠來了，一切在暖的氣流裏，小生命又不是復活了嗎？啊！綠色的幕帷，春天的世界啊！

啊！春天，生命之復活，何等之可貴呢！

早上七點鐘，春朝的太陽從玻璃窗湖綠色的窗帘邊透進來的，像是曼長的綠條；上面，那扇氣窗半張着，新鮮而和暖的空氣從這上面流進來，吹醒了疲憊的三月銀色的生命。

外面野麻雀六弦琴似的吵噪聲，把英子從緋色的夢境裏叫醒了過來，用着一對惶惶的眼睜睜地向四週一瞧；然後，頑皮地，把自己的白嫩而肥大的右腿，從溫暖的被窩裏伸出來，用着腳指，向她姊姊靜子臉上一搥，再有力地一推；於是，英子嘻嘻哈哈的笑了起來。

「醒過來了嗎？」

「孩子，這樣早就要胡鬧了！」

「春天了嘛！還不如早點起來。」

積二十九年銀行經驗之

浙江興業銀行

▲經營一切銀行儲蓄信託業務▲
以顧客利益為前提
(各種章程 一索取即奉)



南京玄武門外之春
 蔣氏講演時之神情。
 者為蔣委員長，圖為
 講演會，第一次主講
 南京各大學發起首都

國 際
 社 攝

維他賜保命



長命牌

丸補



針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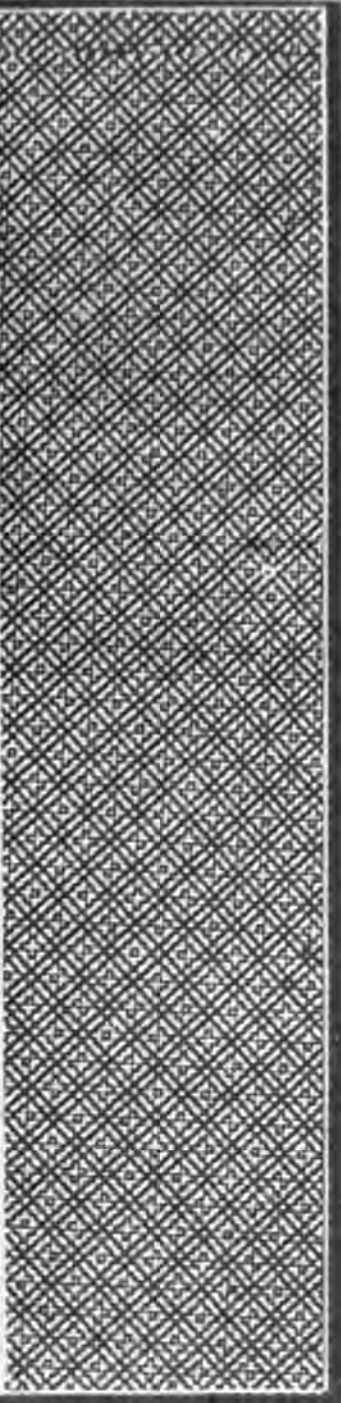
本劑分男女用二種
 一、男用：凡因勞力過度、精神衰弱、神經痛、腰酸背痛、失眠、健忘、食慾不振、消化不良、便秘、貧血、氣喘、咳嗽、痰多、氣促、心悸、頭暈、眼花、耳鳴、口苦、舌乾、手足麻木、筋骨痠痛、一切虛弱之症，服此藥後，立見奇效。
 二、女用：凡因經期不調、赤白帶下、子宮虛冷、不孕、產後失血、貧血、氣喘、咳嗽、痰多、氣促、心悸、頭暈、眼花、耳鳴、口苦、舌乾、手足麻木、筋骨痠痛、一切虛弱之症，服此藥後，立見奇效。

治主女男
 奶久經發肺腦腫神
 水不水育病弱痛經
 不生不不貧失背衰
 足育調全血眼瘦弱

戒產氣白糖胃腎未
 除後血帶尿呆虧老
 鴉病二宮軟便遺光
 片後虧冷骨結精衰

德國霞飛藥學博士
 最新發明

上海馬斯南路廿號
 信誼化學藥廠監製
 標品說明書函索即寄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之英姿。
為登台歌唱時
年逾六旬，圖
家夏理亞賓，
↑俄國著名唱歌
品之一部。
圖為其陳列作
名畫展覽會，
辦之中國現代
←國際藝劇院主



成之橋墩。
程，左圖為已完
，右圖為打樁工
，工程至為艱苦
年餘，水流湍急
興建以來。迄今
浙江錢塘大橋，
↓

